



20世纪文学泰斗

托马斯·曼

黄燎宇/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737517



托马斯·曼

TAIDOU CONGSHU · 20SHIJI

黄燎宇 /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 成都

网址: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f@mail.sc.cninfo.net

责任编辑: 孙 毅

封面设计: 邱云松

技术设计: 古 蓉

责任校对: 伍登富

泰斗丛书

·20 世纪文学泰斗·

托马斯·曼

黄燎宇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印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3.375 字数 230 千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4772-X/K·648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8.00 元



序

吴元迈

在人类文学的历史长河中，20世纪文学占有重要地位。这是一个文学思潮流派蜂拥而起，异彩纷呈的世纪，也是一个文学思潮流派花开花落，更替频繁的世纪。在这个如此蔚为壮观的文学世纪中，出现了一批遐迩闻名的文学大家，他们以自己卓越的才华，不懈的努力和多方面的开创性探索，为丰富源远流长的人类文学宝库，作出了巨大而独特的奉献。今天，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这部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文学泰斗”丛书，就是为了介绍和阐述20世纪世界各国杰出作家及其生涯与命运、创作历程与艺术成就，以便读者对他们有一个全面了解。我们将在数年内分期分批推出这套丛书。

所谓“20世纪文学泰斗”，是比喻那些在20世纪文学发展过程中具有卓越成就和重要地位，而为人们所敬仰的作家。“文学泰斗”的涵义相当于欧美各国的“经典作家”一词，它来源于拉丁文的“classicus”，即“第一流”、“第一等”、“公认

的”意思。

每个文学时代由于社会发展和艺术发展的不同，都有自己时代的经典。尽管人类文学的经典并不相同，既包括文学观念或主题，也包括文学内容或形式、方面的差异；然而构成每个文学时代的文学泰斗或经典作家创作的那些基本成分。诸如高超的艺术和永久的魅力、巨大的社会内容和历史深度、涵义的多层次性和多方面性等，则是不可或缺的必备条件。

历史和实践一再表明，每个文学时代的优秀作家和作品，决不会随着该时代的逝去而成为过去；相反，其所蕴含的客观真理、生活经验、审美价值、艺术潜能等，总是和世代人们的生活息息相连，具有永久的生命力。所以，马克思写道：“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其实，不仅是古希腊的艺术和荷马的史诗，“具有永久的魅力”，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和启迪，而且四轮马车时代和蒸汽机时代所创作的那些卓越作品，也都如此。歌德有一句名言：“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写道：“普希金不是随生命之消失而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而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每一个时代都要对这些现象发表自己的见解，不管这个时代把这些现象理解得多么正确，总要留给下一代说些什么新的、更正确的话，并且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把一切话都说完。”

我想，每个文学时代的优秀作家都像莎士比亚和普希金一样，是“说不尽的”，都属于要“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

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

如果每个文学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泰斗和经典，那么，20世纪是怎样的一个文学世纪，都产生了哪些文学泰斗和经典呢？

20世纪的文学地图与19世纪的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除了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文学外，还有新兴的社会主义文学和挣脱殖民主义枷锁的发展中国家文学。这是20世纪文学的新气象。在今天，要谈论20世纪文学，不可能不提到大步走向世界文坛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者，不可能不提到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小国——哥伦比亚的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在非洲，特别是在“黑非洲”，本世纪6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现代意义的出版社，如今在那里民族文学却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而且给世界文学奉献了好几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如尼日利亚的渥雷·索因卡等。

在20世纪文学的格局中，现实主义虽不再“一统天下”，但它仍然是强劲的重要的一极。换句话说，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或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并没有终结，仍在继续向前发展。在司汤达和巴尔扎克、萨克雷和狄更斯、普希金和列夫·托尔斯泰、梅尔维尔和马克·吐温等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之后，出现了一批各具特色和风采的20世纪现实主义作家诸如罗曼·罗兰、法朗士、马丁·杜伽尔、托马斯·曼、亨利·詹姆斯、伯尔·高尔斯华绥、萧伯纳、德莱塞、斯坦伯克、布宁、泰戈尔等。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观念、新的特点、新的倾向，审美地和敏感地反映和表现了动荡不安的时代，复杂和矛盾的生活，被侮辱被损害者的苦难命运，他们在艺术上继承和发展

了19世纪现实主义的形式和手法，并且广泛地采用了蒙太奇、意识流、抽象、荒诞、直接或间接的内心独白以及传说和神话等。20世纪现实主义在形式和手法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对非现实主义流派的形式和手法的借鉴和吸纳，决不是现实主义的危机和异化，相反，这是现实主义的与时俱进。列宁说：“随着每个时代的发现，甚至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更不用谈论人类的历史），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我想，文艺创作也不例外。布莱希特有一句名言：“关于文学形式，必须去问现实，而不是去问美学，也不是去问现实主义美学。”这就是说，20世纪现实主义的形式和手法的演进，乃是生活和时代的使然。

在20世纪文学格局中，无产阶级文学（或社会主义文学）占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地位，它萌发于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社会主义思潮血肉相连，是人类文学发展中的一种新型文学，其创作方法基本上属于革命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由西欧转移到俄国，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异军突起，出现了以高尔基和绥拉菲莫维奇为代表的一批无产阶级作家和诗人。1917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无产阶级文学或社会主义文学迅速从欧洲扩展到亚洲、美洲各国，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代表者，如约翰·里德、高尔德、巴比塞、瓦扬一古久里、奥凯西、贝希尔、布莱希特、安娜·西格斯、肖洛霍夫、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伏契克、安德里奇、尼克索、鲁迅、郭沫若、茅盾、小林多喜二、德永直等。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变，欧亚两洲相继

出现十几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年轻的社会主义文学以苏联文学为师，与苏联文学息息相连。这个时期的世界社会主义文学（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学），几乎与世界资本主义文学平分秋色。这是20世纪文学发展历程中前所未有的新气象。然而，从80年代中期起，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先后迅速面向西方，终于导致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倾覆和苏联的解体，使它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不复存在。这是20世纪一次震撼世界的事件，也是20世纪社会主义文学的一次严重挫折，它将留给人们长远和无尽的思考与探索。但是，社会主义文学在全球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在未来还会有长足的发展。

20世纪文学格局中，现代主义文学也占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它萌发于19和20世纪之交，是一种极为庞杂的文学现象，包括欧美各国为数众多而又相对独立的诸流派，如象征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立方主义、抽象主义、意识流、表现主义、存在主义等；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如普鲁斯特、瓦莱里、加缪、萨特、乔伊斯、艾略特、弗吉尼亚·伍尔芙、卡夫卡、格拉斯、斯特林堡、恰佩克、海勒、勃洛克、别雷、阿赫玛托娃等。尽管现代主义的每个流派的产生和存在时间、意义、价值、影响不同，具有自己的思想和艺术特点，某些流派甚至相互否定，但它们在哲学思想和文化历史等方面，又具有许多内在的共同性，都竭力地在表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物的对立和异化，以及自我的探索和思考。在这方面，卡夫卡的创作是最富代表性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状态的一种象征。在艺术形

式和表现手法上，现代主义具有强烈的反传统性和反规范性，更多地使用象征、隐喻、时空颠倒、意识流、复杂多变的情绪与印象、潜意识、荒诞、抽象等，而且往往把它们推向极至。但是，现代派的这些共同性，不论在内容或形式方面，都不排斥每一流派探索的多样性。

至于20世纪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无论在它的起始时间、它的实质、它的代表作、它和现代主义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在国外和国内都是有争议的和难以界定的。因此，对20世纪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不仅如此，对某些作家的作品，例如海明威、福克纳等的创作，究竟归于现实主义还是归于现代主义范畴，也难以界定。或许就存在这样的混合型和综合性的东西。总之，20世纪文学中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以上是我对20世纪文学的一点粗浅看法，权且就作该丛书的序，尽管为单本书作序很难，为丛书作序自然就更难，但有总比没有好。

目 录

序	[1]
第 1 章 早 年	[1]
第 2 章 秣马厉兵	[14]
第 3 章 步入辉煌	[28]
第 4 章 辉煌的阴影	[50]
第 5 章 战争年代	[81]
第 6 章 攀登《魔山》	[99]
第 7 章 呼吁理性	[132]
第 8 章 三年沉寂	[178]
第 9 章 战斗与辉煌	[201]
第 10 章 历史的反思	[259]
第 11 章 冷战启示录	[294]
第 12 章 “让生命在节庆中消解”	[326]



第 1 章

早 年

托马斯·曼生于 1875 年 6 月 6 日。他的家乡吕贝克位于德国北部，北接波罗的海，西邻汉堡。吕贝克城已有近八百年的历史，一度为赫赫有名的汉萨同盟的中心，在整个北欧地区的经济、贸易、以及政治生活中扮演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自由帝国城市和汉萨城市”理论上相当于一个拥有国家主权的小国，其特殊地位一直保留到第三帝国。今天的吕贝克仍然自豪地通过汽车——所有号牌都冠之以 HL，即 Hansastadt Lübeck（意为：汉萨城市吕贝克）的缩写——来昭示其辉煌历史。吕贝克不仅有挺刺高空的哥特式教堂建筑，更有山墙临

街、开着宽敞玻璃窗子的红砖民宅，穿行其间的砾石街巷透出历史的深邃与厚重。难怪这座古色古香的城市被列入联邦德国十大文化古迹，也难怪它的荷尔斯滕城门几年前还一直荣幸地充当五十马克钞票的图案。

托马斯·曼便出身在这个不平凡城市中的一个不平凡的家庭。据托马斯·曼讲，曼氏家族发源于纽伦堡地区。但由于受《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影响，人们都习惯从他曾祖父开始谈其身世。曾祖父约翰·西格蒙德·曼定居吕贝克，并在1790年开办了一家粮食商行。1794年被正式接纳为吕贝克市民，享有各种政治权利。由于他精明能干，由于他娶了汉堡的一个大家闺秀为妻，更由于他当过拿破仑军队的供应商，所以他积累了十分可观的财富，成为当地名人。他的继承者是那个同样叫约翰·西格蒙德的儿子，此人日后非常荣耀地成为荷兰驻吕贝克领事（当时欧洲各国有在领事馆所在地任命当地头面人物做领事的习惯）。这第二个约翰·西格蒙德死于1863年，年仅二十三岁的长子托马斯·约翰·亨利希——托马斯·曼的父亲——继承父业及其领事头衔。比之父亲，他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身上多了几分学识，也多了几分体面。他喜欢“洋货”，如英国西服、俄国香烟，但他并不因此变得浅薄和轻浮。他对阳春白雪也并不陌生，总是坚持读小说、看话剧看歌剧等等。托马斯·曼回忆说：“由于其智力和高雅派头，他在这座城市里受人爱戴，享有极高的声望和影响”^①。1877年，这位令人尊敬的托马斯·约翰·亨利希·曼当选为市政府参议，主管建设、税

1

① 托马斯·曼：《关于我——自传文集》第40页，菲舍尔出版社1994年。

收、贸易和航运等事务。鉴于其特殊政治地位，吕贝克的市参议实际上相当于一个袖珍国家的部长。

托马斯·约翰·亨利希·曼在择偶方面也显示出不俗的趣味。他所钟情的尤莉娅·达·西尔瓦-布隆斯美丽、高大，而且不乏传奇色彩。尤莉娅的父亲是一个跑到巴西做庄园主的吕贝克人，母亲是葡萄牙克里奥耳人，她本人则是在父母——前者骑马，后者坐轿子——穿越热带丛林时呱呱坠地的。母亲去世后，父亲把五个孩子连同黑人保姆送到吕贝克。随后尤莉娅进了女子寄宿学校。漂亮的尤莉娅性格外向，喜欢社交，还长着一双流溢着火热目光的黑眼睛，在金发蓝眼居多的吕贝克多少显出些异国情调。她还是一个富有艺术气质的人。她会弹钢琴（肖邦的作品尤其拿手），爱唱歌，既唱吕贝克人听不懂的外国歌曲，也唱高雅的德国艺术歌曲，其中包括舒伯特、舒曼、勃拉姆斯等人的作品。据托马斯·曼回忆，他母亲唱得很好，不带伤感或者夸张的情绪。若论自身素质，尤莉娅在吕贝克的太太淑女们中间的确有点鹤立鸡群的意味。此外，尤莉娅善于讲故事。她给孩子们讲古希腊神话以及格林和安徒生等人的童话，还给他们朗读荷马和维吉尔等人的作品。她乐意描述她的南美故乡，讲讲那里的大海和森林是如何神气，或者黑人佣人如何打死一条蛰伏在花园的毒蛇。总之，母亲的弹唱和叙述，不仅伴随小托马斯·曼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而且使他在音乐和文学方面接受了有益的熏陶，决定了他日后的两大嗜好。

托马斯·约翰·亨利希·曼和尤莉娅·达·西尔瓦-布隆斯在1869年结婚。在将近二十二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以并不均匀的节奏生了五个孩子：亨利希（1871），托马斯（1875），尤

莉娅(1877),卡拉(1881),维克多(1890)。他们仿佛是极佳的组合。一个地位显赫和一个不同凡响,这为孩子的成材奠定了很好的物质-社会基础和精神-心理基础。毕竟他们有两个儿子成为了文学大家。托马斯·曼对于父母的影响作过深刻的反省。他曾经在自传中套用歌德的说法,称自己从父亲身上继承了“严肃的生活作风”,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乐天性格”或者说“编故事的兴趣”^①。但他把一种更加透彻,也更有诗意的说法留给了托尼奥·克吕格尔:“我的父亲是北方人的性格,沉着、认真、清教徒似的严格,有悲观倾向,我的母亲身上流着根源不明的异国血液,美丽、多情、天真,既粗心又真诚,容易冲动而轻率。毫无疑问,这种结合包含着异乎寻常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其结果是:一个误入艺术领域的市民,一个怀念森严家教的、放荡不羁的流浪汉,一个良心有愧的艺术家”^②。论遗传,托马斯·约翰·亨利希·曼和尤莉娅·达·西尔瓦-布隆斯的婚姻是成功的。但如果看两人的关系和感受,那就另当别论了。谁要仔细读过亨利希的《欧良妮》和托马斯的《布登勃洛克一家》,都不禁要问,参议是否乐意妻子频繁而开放的社交方式,是否真的不在乎妻子和比如年轻的军官们挑逗,或者跟其中一位搞二重奏,尤莉娅又是否满意丈夫,是否满足于规行矩步的淑女生活。尽管托马斯·曼在1930年撰写的短文《母亲的形象》中提醒读者不要把他作品中的母亲形象与他自己的母亲彻底等同,但这与其说在澄清事实,不如说是一

① 托马斯·曼:《关于我——自传文集》第100页,菲舍尔出版社1994年。

② 托马斯·曼:《中短篇小说集》第372页,菲舍尔袖珍书出版社1986年。

种道德呼吁。

既然出生在一个城市贵族家庭，托马斯·曼和哥哥、弟弟妹妹们过的什么日子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养尊处优。他们生活在一幢气派而又舒适的房子——贝克尔格鲁伯街五十二号——里面，这也算是吕贝克上流社会的一个聚会场所。此外，他们还有第二个家，一个更让他们优哉游哉的地方。那就是位于玛利亚教堂边上的梦根大街四号，即祖母单独居住的老房子（这栋房子因为《布登勃洛克一家》而出名，后来被称为“布登勃洛克之家”，今天仍然是吕贝克的一道文化风景）。他们经常跟着父亲抛头露面，领受来自各方的恭敬与问候，他们也没少出入文化场所，也没少见过世面（托马斯就不无得意地描述过他如何跟着大人在吕贝克火车站迎接作短暂停留的威廉一世）。毫无疑问，曼氏兄弟姊妹度过了一般人所理解的幸福童年。长大之后，他们却是分道扬镳，有了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生活。亨利希和托马斯双双走上了文学道路，但两人并非同样地辉煌，也没有共同的处世哲学和政治立场。如果撇开与哥哥姐姐有“代沟”的维克多，曼氏兄弟姊妹刚好形成对比鲜明的两派。亨利希和卡拉算是本阶级的叛逆，他们的生活都“洒脱”然而不幸。亨利希在生活上浪荡不羁，经济上从未摆脱尴尬境地，在政治方面则走向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卡拉则是“红颜命薄”，在经历了戏剧生涯的坎坷和男人的纠缠之后，三十不到便自杀身亡。至于托马斯和尤莉娅，他们在人生观上基本与他们出生的阶级认同，一心一意地追求富裕、稳定、体面的生活。托马斯娶了慕尼黑的名门闺秀，尤莉娅嫁给了银行家，尽管她的婚后的生活不比卡拉好多少。

在一篇题为《孩子的游戏》的短文中，托马斯·曼回忆了一些童年生活场景以及他所喜欢的玩具：带有秤和柜台的店铺，纸板做的全套骑士装备，一匹被他命名为阿喀琉斯的摇摆玩具马，还有一个他和哥哥所共有的、供他指挥和表演歌剧角色的木偶剧院。也许是为了塑造一个天生的艺术家形象，托马斯·曼历数的儿时游戏无不带有艺术想象和艺术冲动。他甚至强调说，他小时做游戏根本就不需要器械，他所得意的是他丰富的想象力。幻想游戏不仅愉快，而且实用，因为“即便有人给你上课，有人带着你散步或者给你朗读童话，这种游戏却一刻也不会中断”^①。他在这些幻想游戏中特别喜欢扮演高贵而神气的角色，如十八岁的王子，如赫耳墨斯或者赫利俄斯。他曾装作勇猛的阿喀琉斯，硬拉着扮演赫克托耳的妹妹绕特洛伊城墙走了三圈。这些幻想游戏给他带来了许多幸福的时光。其实，托马斯·曼的“白日梦”并没随孩提时代的结束而结束。在日后的文学创作中，他仍然按捺不住他那种金冠加冕或者化羽成仙的冲动，仍然要用神话框架来镶嵌自己的形象。

小时候，托马斯·曼每年都跟着家人到位于波罗的海岸边、离吕贝克城十八公里远的特拉沃明德（特拉沃河的入海口）住上一段时间。在这个经久不衰的海滨度假胜地，人人都可以欣赏天赐的海洋和艺人奉献的露天音乐会，人人都从中得到娱乐和休闲。但是托马斯·曼却从中获得重要的精神体验。他从大海中同时领悟到生命力和死亡，在音乐会上体会了艺术技巧和快乐。更为重要的，是海洋和音乐向他吐露了一桩文学秘密，

① 托马斯·曼：《关于我——自传文集》第54页，菲舍尔出版社，1994年。

使他日后的叙事作品（特别是《死于威尼斯》）展现出一种可以称之为“海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他就此阐述说：“海洋和音乐从此在我心里建立了思想的、情感的联盟，这种感情和思想联盟中间又产生了某种东西——也就是叙事，叙事散文：对我来说，叙事文学总是一个和海洋、和音乐紧密相连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由这两者组成的概念……在我的书中，海洋连同其节奏和音乐超然特征总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存在着，即便——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没有明确对此加以谈论的时候也是如此”^①。

1882年，七岁的托马斯·曼开始上小学。头三年在公立学校，后来转到一家名为“布塞尼乌斯博士文科中学预备部”的私立学校。我们知道，许多有天赋、而且自小就露出文学苗头的孩子多半是“丑小鸭”。他们喜欢读闲书，爱想入非非，在课堂上往往显得或懒散或笨拙或者调皮捣蛋，所以当不了好学生。托马斯·曼也是如此。他表现平平，小学最后一年还不得不留级。1889年，他进了当地有名的卡特林娜中学。由于哥哥亨利希没有对商业显出一丁点兴趣，父亲又想当然地把托马斯定为自己的继承人，所以托马斯被分到卡特林娜中学的实科班（相当于“理科”）。但这无济于事。托马斯同样因为不听话、因为懒惰而引人注目。即便在体育上也表现很差。《布登勃洛克一家》里那个既不能文也不能武的“窝囊废”汉诺便是他的自我反讽写照。其实，此时的他已经从音乐，从文学阅读和写作中获得一种稳固的精神优越感，所以他脸上是“天生我

① 托马斯·曼：《关于我——自传文集》第40页，菲舍尔出版社，1994年。